

# 怎樣能使佛法大衆化？

## 釋 律 航

佛說八萬四千法門，本來法法平等，門門可通，衆生隨擇一個法門，依教修行，都可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得到清淨安樂。但是現值末法時代，禪、密、教、律、等法門皆不易修，惟淨土法門，是易行之法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對末法衆生，最爲契機，本應平民化，大衆化。不料現在世界動亂，生活艱難，常聽到一般人說：「我也知道念佛很好，可惜沒有工夫」。於是把佛說的易行之道，也變爲難行了！吾人有鑒於此，最先提倡晨昏十念法門，務期簡便易行，人人皆能做到，縱令極忙的人，只要自己肯念，無論有無佛堂，在早晨起床後念十口氣，晚間睡眠前念十口氣，每口氣隨便念三五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一次不過五分鐘的時間，無論怎樣忙的人，也不致一天抽不出十分鐘的時間。但這個晨昏十念法門，（現已印一萬張函索即寄）雖然專爲最忙的人而說，若人人果能盡形壽實行不間斷，保業消智期，福壽康寧。到了臨命終時，一定蒙佛接引，往生極樂世界。這是佛祖金口宣說，絕對不騙人的。

佛說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中土難生，因爲通都大邑的地方，還易遇到高僧大德，講經說法。惟在窮鄉僻壤的人，眞難聞到佛法，往往有祖孫三代，都不知佛祖是何物。何況佛所說的法呢？不幸的我生長在鄉村裏在五十歲以前，曾未認識三寶的名字。如在長夜昏暗中，不見光明。愁看可憐不可憐？吾人有鑒於此，最先打算組織鄉村佈教團，務期窮鄉僻壤的老百姓，也能聞到佛法的藏菩薩，發願到地獄裏去救度衆生，是爲地獄的衆生最苦。我們主張到鄉村去佈教，也是爲鄉村的人不容易聞到佛法。並非標奇立異獨樹法幢。

估人說：「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」。我們提倡十念法門，是引人入門的初步。常行十念的人，久久必增加信仰，將來由十念而百念，而千念，而萬念，乃至行住坐臥無不念時。豈不業盡情空，淨功純熟嗎？

其次我們提倡到鄉村佈教，也是爲先奠定佈教的基礎，漸漸往大鎮大城去講演。中國爲農業社會，大約百分之九十的人口，都住在鄉村，我們宣揚佛法，萬不可忘却了「民爲邦本」最大多數的同胞啊！假定我們徵求同願十萬人，也是初步立一個標的，向此前進。將來希望百萬千萬億萬，乃至全世界人類，都能實行。所以者何？佛性爲人人所同具，即人人都可念佛憶佛，現前當來，見佛成佛。現在臺灣，同抱此願者，出家如：儼雲、會性、眞性、印海、常證、法明等法師；在家如許梁公、董正之、陳慧復、韓長沂、朱傑人等居士，律航附驥尾，尤其信念，並且前列諸位法師居士們在大陸及臺灣等處，已有數位會經實地做過，卓著成效。現在又蒙慈航老法師和李炳南老居士等諸位大德，同聲讚許，認爲必要且屬能行。所以信心益堅，願望增大。更盼大德高僧，諸善知識，提倡於前；各界人士，贊助於後，人人皆發此願，個個都去實行，造成有力的輿論，自然蔚成風氣。佛法大衆化，平民化，漸漸可以實現。古人說：「一代良好風氣的不變，最初皆起於一二人之心」。何況佛法廣大精微，有不可思議的神力呢？我們要抱定不誇張，不退屈，循着所訂程序，埋頭做去。況且既學佛法，當具有超出時間和空間的思想，今生不能滿願，壽終往生西方，見佛聞法乘願再來，繼續去做；又不僅在此世界實行，還要遍到十方世界都去做。古德說：「虛空可殞，我願不灰」。吾人誓乘此訓，互相勸勉，不達佛法大衆化的宿願不止。誠因世間法，唯單簡有力的主義。方易風行全國。佛法亦不例外。

現在世界邁進，已向人人自食其力，耕者自有其存的大道邁進。舊日叢林寺產制度，恐怕不易保存。若不趕快推行佛法到民間去，則佛教自身存在，都成問題，又安能救世厲民呢？況且大陸共匪以毒化鄉村爲最辣毒，若收復大陸之後，不到鄉村以佛法來消毒，則安能根絕赤禍呢？所以不顧人微言輕，提倡十念法門到鄉村去佈教。深望高僧大德各界人士，慈悲垂教，發表偉論，曷勝盼禱之至！

（律航法師通訊處：汐止秀峰山彌勒內院）。

奉皇上聖旨齎送華幡香寶詣山，心竊自疑云：「汪洋巨浸之中，菩薩安在？皆人自妄信耳」。方解維滿海生鐵蓮華，風濤湧湧，舟不能行，衆人望山號呼叩頭，風浪稍平，忽有白牛，蹶山浮水而來，盡食其華，舟始可移，已而牛返水際，化爲白石，至今仍然存在，名其地曰石牛港。

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，丞相伯顏定江南，部帥哈喇，夜到普陀山，進謁潮音洞，杳無所見，乃張弓引矢，射入洞中，返身而迴，及至登舟將行時，忽見黃花滿洋面，船不能行，因此驚異悔謝，再回山叩禱洞中，徐見白衣大士童子，綽約而過。於是莊嚴聖像，併構造殿宇於洞上。

### 二十一、張學士等目覩聖相

元成宗大德五年，有集賢學士張逢山者，詣潮音洞，見觀音大士相，髻鬢在洞壁間，次至善才洞，童子現於頂，止瑞雲中，復觀大士寶冠瓔珞，手執楊枝，護法諸神，翼衛於前，張率衆作禮，祥光滿洞，良久乃隱。

明洪武二年春，漕使孔信夫，權鹽於昌國，王國英，薛國奇，佐其同行，夏四月道經普陀洛迦山，禮大士於潮音洞，慈相湧現，金光燦然，珠璣寶璐之莊嚴，天香霞氣之芬郁，大衆仰觀，莫不歎異。

### 二十三、日僧與海盜，欲劫大藏經

清朝順治初年，海寇阮俊與日本僧人，會同合謀，硬將明朝萬曆四十九年，皇上所贈的大藏經載往日本，當時普陀山僧照中，率領數百僧人，到舟山求見，哀告不已，請求將藏經留下。阮寇怒曰：「汝欲得經，當向龍宮水府中去求取」，遂不聽裝運東洋，舟行至海面，忽有大魚擋舟，不得動者數日，這時不怕你是什麼江洋大盜，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可是絲毫沒有能力和佛菩薩鬪法的，只有大敗認輸，投降悔過。硬行是行不動的，最後還是此路不通向後轉，仍然把船開回來，不到半天的時間，舟達道頭。山上的和尚，得到這個消息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歡呼若狂，迎接法寶回山，仍舊安藏經樓。